

資治通鑑
綱目
卷之三十四

唐太宗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75
冊數 40 (30)
函號 283 3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三

文庫

後學

祁門

汪

克寬

考證

後學

上虞

徐

昭

考證

後學

望江

王

幼學

集覽

後學

武進

陳

濟

正誤

後學

建安

馮

智舒

質實

後學

永新

劉

友益

書法

後學

遂昌

尹

起莘

發明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
盡丁亥唐玄宗天寶六年

凡三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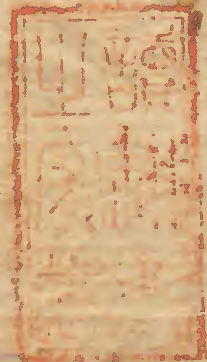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寅甲

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玄宗開元二年

乙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
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
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延珪
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春秋鼎盛宜崇經術爾端
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游獵為戒上雖不能欲開
言路咸嘉賞之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
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資夫尚以天子而典倡優
矣而可乎大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尚以天子而典倡優
况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是味其所以格矣
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味其所以格矣
第子有法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
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
第子居宜春北院尚樸素敦尚質樸見素守貞不事文
飾也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也

贊

注見漢元帝永光元年鄭衛之樂
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梨園有二一在西安

府雲陽廢縣漢武帝置一在東京北府通化門外唐文宗
嘗命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按之既成獻之於此

注見漢元帝永光元年鄭衛之樂

書

直書其事其為初政之累

發明

多矣。即位至是再葺宗廟之事學校之典未聞

帝之溺意鄭聲固已不待晚年而
後知其有霓裳羽舞之失矣惜哉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
止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
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
千餘人禁創寺鑄佛馬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
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
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
尼道士往還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
也然則曷若使之衣巾冠帶而齒於平民乎

集覽

平齒於

齒謂舉列如齒也得以

質實

佛圖澄晉末僧名趙王石勒甚敬之鳩摩羅什晉末

僧名秦王姚興尤重之沙汰

書法

宋沙汰何黜異教也魏書沙汰僧道高祖武德九年不旋踵而書罷焉於是復書沙汰三尼是年予知節也終綱目異端書沙汰三

以辭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擊契丹當成之乃不敢言范氏曰姚崇等以君討契丹為是邪當成之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脇羣臣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大過將何以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則曰非我不諫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則曰非我不諫

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也

集覽

柳城注見漢書建寧十一年

質實

見營州注

帝建安十二年奚契丹東胡別種注見睿宗太極元年種

書法

門書以相國將軍於契丹見其任之矣此書同紫微黃

發明

非自一文武既分而後將相之任各異其選其來已

而使之非自一文武既分而後將相之任各異其選其來已率或以平章事為節度使亦宰相之選也夫以平章繫之君猶深為鎮藩方或承平無事乃以紫微黃門同哉據事直書失自見矣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太史奏請書史冊從之

書

書譏諛也按九年太史奏麟德曆浸疎日食屢

賀故書譏之然則日食之不應曆官之失也而遽以

發明

姚崇之諛也特書于此蓋譏之耳

突厥同俄圍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圍北庭虔瓘擊斬之突厥

質實

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開其已死慟哭而去

復置十道按察使

集覽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隴右

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范氏曰姚崇之辯雖能折義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擇刺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體乎

以徐倫為恭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實孝謹之子

光祿卿希城等請以已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

遷中馬王集覽城音緘中王名成義

貶劉幽求為睦州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華中州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
服然崇盧懷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
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實睦州
紫微侍郎王珣一行遠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實睦州
憲宗元和二年一統志云果州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
國時為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為充國安漢等縣地仍
屬巴西郡劉宋末劉璋分墊江以上仍為巴郡治安漢
隆州尋折置果州治南充天寶初改南充郡乾元初復
為果州大曆中又改充州尋復舊五代蜀置永寧軍節
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寶慶間陞順慶府四川道澤州
又改為順慶路本朝改順慶府隸四川道澤州注見
梁武帝大同六年建州

黔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

實涪州注見晉武
帝太安二年
集覽草澤猶言田里
謂寂寞之地終
身勿齒謂田里
身勿齒謂田里
士齒注齒猶錄也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相
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相
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集覽定陵中宗
隱官物下州徵賦安石憤恚而卒實陵墓名

毀天樞

毀武后所作天樞鎔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
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頌德至是并毀之

夏五月罷負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負外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
注擬特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
之請救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
戚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
束手請
謂不行

發明 興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政如
罷貧外檢校官大書于一冊開元之治自此日蓋建矣
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為有唐盛德之主哉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
崇二子分司東都何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
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
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知古未及問之
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郊而翼之臣子
愚以為為知古欲斥之崇因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
私而薄知古累聖政笑上乃
幸苟遂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許之三唱仍過門下省
注之故謂之過官
管實 東都元年三川
襄王元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
王中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
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
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為藥
火熱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
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諛間
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
政群臣以成器等州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
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魏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
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准
此范氏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子兄弟睦於大政故慈
於子孫以及于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惟其
心而已矣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不能舉斯心於後
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不能舉斯心於後
彼而己成器辭位以授明望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
可勝用矣然至於為人父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
孽熙其妻為不能充其類則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
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
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集覽

地逼地位逼長當立故

後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
宣道將後軍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制斬之免訥死削其
爵官〔實〕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灤水莫詳
發源炭山冰井亂泉合為此河北流經古桓州北六十里
入口比開平界又東南流經永平府遷安縣界至盧龍
縣合灤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未知是否姑錄此以備故焉

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考異〕提要薨作卒按凡例王侯死皆曰卒

當從〔考證〕重茂作卒謚當分註。謹按韋氏弒中宗而立
提要重茂韋氏伏誅睿宗即位發重茂復為王九例

曰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重茂韋氏
所立故不書即位者非正統之君也然亦發為王而死故

比例而書薨當作〔實〕襄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卒注其謚於下襄陽房州注同上建安二十四年

陵房〔書法〕書薨何謚為帝者也綱目自分王外其書薨非
不成君廢帝發后則謚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

帝母也有功公主也舍是無薨道矣唐會昌以後
方鎮大臣有書薨者誤也以皇帝贈謚於是再見

作興慶宮

〔考異〕

作上涌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成器等
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
政務〔集覽〕花萼相輝燕兄弟之意以名樓〔實〕一統志

宮在西安府治東南五里唐南內也玄宗所建內有文
泰南薰大同殿〔離宮〕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花萼相

輝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隅勤政樓西玄
宗與寧薛諸王篤友愛常登此樓召諸王同榻飲宴勤

政務本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
南隅玄宗建每歲千秋節酺飲於樓前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
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實〕

〔實〕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發明 蘇軾有言操綱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女子之言是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也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也蓋得之矣故書以美之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訥郭知運王峻帥兵擊之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隗覽**王峻反**贊實**吐蕃西羌種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贊實**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臨洮郡名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洮州渭源縣各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九曲地名注見天寶十二載

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去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司馬公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實之

是侮其君也以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書法 經文宗書頒禹銘皆譏也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此例**贊實**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峻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以其子忠嗣為尚葦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贊實**後主炎興元年漢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水在臨洮府城西南吐谷渾界一名恒水源出西傾山
流經府界金城公主金城郡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
公主注見天寶十二
載王海濱鄭縣人

以郭知運為隴右節度大使

領鄯秦河渭蘭臨武
洮岷廓疊宕十二州
實

康四年湟中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南水河注見晉
穆帝永和元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蘭注見

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洮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武注見漢
武帝元昌六年武都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

始皇三十三年臨洮廓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疊注
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宕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鄯王嗣謙為皇太子

鄯王嗣謙為皇太子立當作以
子王上皇字羨嗣謙上嘗有立字
東海郡在

實
光武建武四年漢
集覽
鄯王鄯封邑名本漢
琅邪鄯縣正義曰古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
以倡進有寵故立之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
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
勢有所必至矣

書法
景雲之篇先書命太子監國重國本也此立皇

舍長立少先書嗣真為鄯王
所以著太子之為少子也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

領幽易平媯
擅燕六州
實
德四年易平媯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平

注見秦中政三年北平媯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擅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燕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景雲元書以薛訥為幽州經畧節度大使矣此

且以志
禍始也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奉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

容之書秦誓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彥聖而心好之不容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注皆樂善之志也是人必

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

坐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御史大夫風憲之長在漢為三公之官而使之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為朔川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高宗開元二年

郭虔耀居并州
勒兵以備默突
之號或曰本突
厥咄陸部也
年武建武十
年武威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
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之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捕而瘞
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機之
盧懷慎以為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
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
忍人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
疾賈誼新書楚莊王食寒洧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
不誅賈誼新書楚莊王食寒洧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
夜嘔而蛭出久疾得愈蛭音貨水蟲也張華博物志
三斷而成三物有石蛭草蛭泥蛭一名馬蝗孫叔殺蛇
而致福孫叔教為兒時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
母問故叔教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

而理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
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
年十五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不應而宰相表賀則日食而應當表
弔可也此而觀之姚崇諫君之罪著矣

九月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
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
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有輿乘馬於宮中以無
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
禮

質實

褚無量

書法

侍讀之名

發明

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質
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羸老充選書之于冊

雖曰辛之蓋亦惜之也

遣薛訥討突厥

考證

討當作伐

書法

突契丹吐蕃皆書擊此則曷為以討書突厥請和既稱臣矣於是復圍北庭是叛也故特書討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幽求自稅徒

郴州刺史

資實

郴州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書法

刺史多矣卒幽求何志帝之薄也其薄奈何方天星散落幽求實贊大計康宗疑立太子幽求

力言平王太平逆黨又幽求首發其姦有功如此而帝待之薄則帝之私也蓋章氏既誅帝有自取之志而幽求則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此曉帝乃僅迎相王入輔少帝而已既而幽求復白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若此皆非帝意此帝所以終外之也書曰郴州刺史劉幽求卒綱目之意微矣幽求之發明

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幽求既不諭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不於中是以輕於遣逐略不念其有功當時之人既不薄而帝意所在而後來贊唐史者止謂恨其持之太史書之以見斥逐遠外之意不然當時刺史徧天下何獨於幽求而卒之哉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畧大使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畧大使
萬人請安西皆給遞馱熟食許之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泌磧悠然黨稽天誅所預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時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盧懷慎曰

集覽

遞馱唐佐反驢馱也

駝駝載物曰負駝疆幹弱枝京師為幹四方曰枝沙磧
悠然唐志西州之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
天山西南入谷經磧石磧二百里至銀山磧又北
庭都護府有小磧又云伊麗河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
皆北流入磧今曰沙磧則沙乃流沙之類自是兩名杜
甫八哀首篇贈司空王思禮詩意無流沙磧是也悠悠
期貌無營實安西都護注見高宗永淳元年西鎮注同
隴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年隴天水隴注同上建武六年泝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奉高奉使鄯州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
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
高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
城傳檄諸國咸振西域大食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
還集覽拔汗那彼或作枝設也拔汗那注見中宗景
龍二年天食西域國在波斯國西都婆羅門
實龜茲西域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冬十二月貶崔日知為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
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
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集覽通音許昌反史記務以
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秦權恐喝諸侯頭師古曰恐喝相恐脇也歙漢丹陽地
初改章郡為丹陽郡陽郡尉分治歙隋置歙州宋改
歙州治歙縣營實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崔日知
歙失涉反營實滑州靈昌人一統志云歙縣秦初所
置屬鄣郡以縣南有歙浦故名漢屬丹陽郡為都尉治
晉屬新安郡梁屬新寧郡隋初縣省後復置為歙州治
宋為歙州治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徽州府

以韋玠為冀州刺史

尚書左丞韋玠以郎官多不舉職請汰之尋敕出玠為
小州刺史玠崇言玠以奉公貶黜謂者皆謂郎官誘傷
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集覽稱也記明堂位各揚
省事何從而舉乃除冀州

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受廢職之大罰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以突騎施部將蘇祿為金方道經畧大使

突騎施字忠既死部將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據有西方遣使入見故有是命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胡氏曰高宗有言雖太子不免於紕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恩使太子不免於紕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廢殺故幾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免於廢殺故幾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書法

昕恃后黨毆大臣罪也帝罪之公矣其以無罪

發明

有犯隨即戮之可謂公正之至然昕罪不至死

若等其輕重貶竄足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以鄆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

實陝州各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書法

外鎮始此

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饒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鵝鵝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陸水傳送道所至煩擾若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救謝之縱散其鳥豈

集覽

鵝音交晴郭璞曰鵝鵝以鳧脚高有毛冠辟火

五色小於鴨... 淮南大梁郡名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書法

難矣書此... 蓋予之也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 姚崇又命捕之... 劉聰時嘗捕埋之

者輒東
西散去

書法

三年書山東大蝗矣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上曰... 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

聖七年左遷注見

夏六月太上皇崩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馬集覽按曳固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拔野古進卒頡頏
嘉稱將者官稱也舉其官而稱子焉後靈奎改授即將
回紇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同羅注同上注見
僕固注同上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同羅注同上注見
俗稱子弟曰特勤闕名也集覽突厥北狄國名注見
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秋八月遷中宗於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
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附太廟從之

突厥降戶叛命薛訥等追討之

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
患之默啜時牙官職微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
之毗伽乃召以為謀主突厥降戶多智畧國人信服
并州長史王俊上言此屬徒以其國變亂故相率來降
若彼安寧必復叛夫乃是畜養使為間謀日月滋久一
許愈深願集兵眾徙之內地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

時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戶果叛命朔方大總
管薛訥討之王峻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單于副都護
張知運不設備為虜所擒將軍郭知運擊破之張知
連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毗伽謀入寇擊破之張知
士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
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噉欲谷曰突厥
人走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
野戰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
俗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集覽河曲注見漢光
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集覽武建武二十二
年質實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冬十月葬橋陵 十一月黃門

監盧懷慎卒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
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質實
老蒼頭注見漢
光武建武五年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六十四 唐高宗永徽四年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閭極寺以病請告上遣使問之日數
 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仍聽家
 則曰何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仍
 人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彛
 頗受賂遺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
 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勸杖誨幸東都
 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
 疑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
 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范氏曰昔申張以慾不得
 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重之可謂能
 知賢矣集覽風采度量疑固遠大贊實社稷注見新莽
 矣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固遠大贊實社稷注見新莽
 以慾者或以後世追封上蔡侯

書法

自隋世以來京尹不書書留守越王侗重留任
 也周有天下且百年京尹無聞焉蓋至是四書
 留守矣綱目於此致意管鑰之任夫豈輕哉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環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
 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矣厥後
 自武后得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好武功不
 靈者生心微倖可謂賢相矣逾年始授郎將靈臺勳哭
 死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逾年始授郎將靈臺勳哭
 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驥武相至於大亂何知其終沮
 可謂賢相矣明皇卒以驥武相至於大亂何知其終沮
 環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吾相府僕射寬厚誠為
 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上嘗令環及頌
 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名號各三十餘混同以
 以彰陛下履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姚宋相繼為相
 善應變成務環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

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
 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
 遇殊卑薄矣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過所與共天位
 治天職者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君卑臣然
 至于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所以體貌大臣
 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
 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求賢俊委政親昵下彼小
 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親昵下彼小
 人者唯利是就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小
 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
 貌六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紫微故舍人高仲
 舒博通典籍濟幹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
 既而數日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
 矣廣州請為環立遺愛碑環請禁之以華諂諛之風於
 是他州皆不取立山人流知環所為文環判之曰觀
 其良宰論頗涉諛諛文章環射謂蘇瓌黃門謂蘇
 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黃門省七子之均養詩凱風美七子能
 盡其孝道體貌大臣謂加容貌以敬之賢實
 宋孝武帝

大明一年

罷十道按察使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書法

特書始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考異

行幸二字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景
 頤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
 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未堅時物朽
 齋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
 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政輒訪焉楮之命崇
 日一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政輒訪焉楮之命崇
 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
 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上弗聽遂幸東
 都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固如是邪因其罪大姚崇
 是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其罪大姚崇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三

六

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上過嶠谷道監不治欲免二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命釋之。幸今以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日陛下請令待罪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晉升平初姚弋秦王之生自立為漢光武建武中入寇七年隋後秦王姚弋秦王之生自立為漢光武建武中入寇七年隋帝元初二年漢安

書法

上書太廟四室壞下書行幸東都是壞不以行故矣然則無譏歟春秋書世室屋壞譏慢也况

發明

恭公穀以為譏不修誠以有國之君莫重於書不

室廟而至於莫大之變也。彼姚崇者素以諂君為事日食

不應則表賀。偶合則表賀。既有以盡其君之心矣。今玄宗當此大變乃欲行幸始焉問之宋璟蘇頌二人對以三年之制未終災異為戒願且傳車駕其說甚正使崇亦能以此意告之猶或可以少警其君今乃以壞與行會為言則逢君之惡而遷就其說以合之也。詎聞甚矣。故綱目於此書太廟四室壞於上書行幸東都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禮制不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而唐人簡於宗廟又自見矣。吁。治

二月復置營州

奚契丹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城使慶禮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千餘疇充實市邑浸繁。年。集覽。制置營州都督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年。集覽。制置營州都督

贊實

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集覽

制置營州都督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考異

提要太常

初上徵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以上以優閑自然保皎宜放歸田園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除為諫議大夫光不立功為官不富春山如集覽南陽故人也今按光武南陽夫光不立功為官不富春山故南陽故人也今按光武南陽夫光不立功為官不富春山

正誤 南陽故人也今按光武南陽夫光不立功為官不富春山

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除為諫議大夫光不立功為官不富春山

高帝十一年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故人不立功為官不富春山

賈復輩事在光武建武十三年

以張嘉貞為天兵軍大使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乃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

集覽 太原府名

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灑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集覽**大享奉上之謂享享通作饗禮書大饗之圓丘禮正義曰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正誤**太享今按大享乃祀此言禮盛不作至味之事

萬象神宮即明堂也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御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官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諛慝及許宗敬李義府用事政多私辟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復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

集覽 東冠豸音宅買反異物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角性忠見人闕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
 王嘗獲之以為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
 文高五寸一繩為展筒織挂卷對仗注見高宗永徽五
 年古賤字專史記本傳作賤如傳大臣不得專君自損
 君一本作字也此言中書門下奏事諫官史官隨之諸
 非專字也此言中書門下奏事諫官史官隨之諸司省
 正衙奏事御史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專乃專
 擅謂為賤君何義上

書法

發明

無私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
 私情太宗有典則以垂後清明之世無詭秘之
 太平自高宗昏庸失德此制遂泯今宋學輔政首復
 舊規雖未能盡如貞觀之盛亦庶幾焉耳大書于冊
 蓋美也

謫孫平子為都城尉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
 廟而祀魯宗正與魯同凡臣於弟猶不可躋况弟臣於
 兄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群臣
 傳義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以為
 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
 以為代則無祖廟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
 中宗特立別廟非躋魯宗於中宗之室也平子諷聞聖
 朝漸不可長然時論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獻頌之從
 祖兄也故頌卒從其議平子諷聞聖朝漸不可長然時
 子論之庶兄繼而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也信公譏何
 公而譏之庶兄繼而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也信公譏何
 譏爾逆祀也先闕公於文公亦猶祖也(都)城(州)邑名
 也城本上都成史記侯者年表漢昭帝(質)見伊闕縣名注
 封金安上都成史記侯者年表漢昭帝(質)見伊闕縣名注
 始二年(祖)欄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一統志(都)城(州)唐
 之縣名屬東州宋省入端溪縣故址在肇慶府德慶州
 東八十里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二人是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餘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

嵩山注見中唐

實

嵩山注見中唐

書法

書子之也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詳漢光武建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帝大業六年

書法

書救度何美之也鄭郭獻詩志崇道法蓋執左

發明

尚書救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以文觀之以若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胡氏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者古鄉禮也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其一條也人出長而急有冠有婚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者皆鄉飲酒也道所急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酒而行之他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集覽位則縣令為主冬之月正齒為繁文未節而已矣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書法

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千數百年其亦饒羊之微意歟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

所加以給之

書法

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加賦何譏也國之有賦矣當是時未有養兵之費也而官俸又取之息錢是

弊蓋亦以常賦通融給之又加賦焉民之不堪可知矣故特書始終綱目官俸書所出者二是不代宗廣德二年稅青苗錢給官俸皆譏也

發明 官俸當給則官給之可也若官中歲計不足則當量入為出會計而均通之是矣今崔沔乃請於常賦之外徵有所加以給之則是公家有給俸之名而不給其實出於他人爾取他人之物以示已恩固不若不給之為愈然則書始加賦以給官俸豈示深為可戒而適足為笑哉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吐蕃請和

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

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邕勉代之象先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為河南海州刺史

渝峽二州名渝注見周顯王八年巴郡峽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夷陵

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質實 祁州名注見中宗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寶孝惠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頌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寶太尉寶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為之臣等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集覽 陪陵陪侍也陪葬於君后之陵墓者質實 望也集覽 孝謀岐州人毅之後寶太尉謂孝謀也

五月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也君子耻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集覽 人隱幽也言浮於行主所難知者女書也集覽 婦人請託也言浮於行主所難知者女

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唐紀六十四

七

也謂所言過於所行也或曰淳者如物之浮於水上不著實也
正誤勤恤人隱今按人諱民字
簞日食注見漢惠帝七年多作人
簞年(月食)注同上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稱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戒狄也俗情膚淺
集覽則天改服三年高宗特請一察其制誰能正之
集覽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則厭降服齊衰期也喪服小記注父在厭也厭一妾反

又於

九月徙宋王憲為寧王

簞

寧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年

憲成器改名也上嘗從復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竇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親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

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遽釋之是日宴飲極歡帶以賜之

以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申庚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

上以王仁傑藩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遷出正救從之先是朝集使往齊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入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豎狀戲於上問臺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曰負為然時江州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德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頌施錢

禁而惡錢復行矣胡氏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
 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
 環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揚思勗之徒懷宿憾而
 甚使為之平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
 適介然守正姚崇斥而不復其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
 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
 乃可與景同
 日而語矣集覽大明臨御東漢馬融傳大明生東注
 大明也臨御義取尚義臨下御衆斜封墨敕中宗時公
 主媿好皆依御執用事於側門請謁受賦雖屠沽臧獲用
 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中書省宣署中書時號斜封
 官知不出正敕天子敕書須中書省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
 行謂之正敕玄宗覺知宋璟必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
 奏魁狀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祖身目在頂上走如
 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祖身目在頂上走如
 風名曰陰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中
 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戰國策曰必中於趙矣
 注猶射中的也甚使渠記反教也謀也
 薛嗣先事付吏部知之從王者施行不別其敕也正敕

猶通鑑乾元二年實憂人即冷官注見
 肅宗所謂正言也實高宗咸亨三年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賊賄者按驗無
 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
 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
 減死上以嘉貞為忠用之

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

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又之事沈廢於外
 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嘉
 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負嘉靜崔
 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
 員集覽反姓王問實俊又治也

六月溼穀溢考異水字疑漏實溼穀二水名溼注見梁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漢王邦

二年
漂溺幾
二千人

朔方大使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勿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
 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勿磨而殺之按曳固諸部聞
 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千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
 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
 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食也諸部由是遂安

集覽 勿磨都督名也
 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
 各反職 **質實** 漢武帝元朔元年宗景龍二年朔方郡名注見
 野馬必不畏 **質實** 漢武帝元朔元年宗景龍二年朔方郡名注見
 刺未詳其義

書法 凡書誘殺讖也書大使甚讖之也若曰
 使誘殺之非前已論之詳矣書大

發明 使誘殺突厥降戶尤可耻也

冬十月流裴虛已於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
 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昏上待範如故謂
 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 **質實** 武帝末明三
 疆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質實** 武帝末明三
 年(新州)注見梁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先是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靛加於突
 落水上毘伽大懼嗽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
 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執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
 拔之約必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利相
 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
 拔悉密果欲擊之故欲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
 可擊也如欲擊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
 拔悉密按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轍欲
 谷遷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三

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集覽。拔悉密北狄種名。後音跋。大振。盡有。默發之衆。集覽。輕而輕。去聲。左傳。戎輕而。不整。注。經。不持重也。牙。帳。帳。謂旃帳。集覽。見河西郡名。注。虜俗。於帳前立。纛。為牙門。故曰牙帳。集覽。見漢安帝元。年。初。元。

癸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集覽 蒲州注見周

蒲坂 ○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集覽 蒲州注見周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少。聞。制。州。縣。逃。戶。口。聽。不。首。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使。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皆。之。陽。翟。射。皇。南。潒。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集覽。縣。名。注。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集覽。縣。名。注。王。二。年。周。安。

突厥遣使求和

突厥。毘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和。親。華。夷。安。逸。默。發。無。信。數。寇。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歸。前。迹。掩。襲。甘。涼。隨。遣。求。好。國。家。天。覆。海。容。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集覽。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可。汗。其。番。圖。之。集覽。景。耀。四。年。其。涼。二。州。名。其。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張。掖。涼。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集覽。四。府。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集覽。四。府。京。兆。河。南。河。中。太。原。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也州胡康待賓反王峻等擒斬之

初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有衆
 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峻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
 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實擒之集四東首長腰斬之
 先是叛胡潛與黨項通謀攻銀城連谷張說將步騎萬
 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黨項更與胡戰說請并誅之
 集黨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黨項胡翻覆請并誅之
 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
 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撫其餘衆
 字姓名也實首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黨項
 其名也實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銀城鎮名唐
 漢宣帝甘露三年光祿塞一統志云連谷隋之鎮名唐
 改爲縣宋政和中廢故址在延安府神木縣舊麟州北
 一十里谷河關在太原府興縣北乃唐時所置麟州本
 漢之五原西河二郡地後周爲銀勝二州地屬雕陰郡
 隋仍舊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秦郡尋廢乾元初復
 爲州宋初移治吳兒堡尋陞建寧軍端拱初改鎮西軍
 元於此置雲州後改屬延安府
 縣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九月朔日食○康待賓餘黨復叛貶王峻為梓州刺史

待賓之反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峻討之
 峻言朔方兵自餘力請救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
 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實梓州注見
 之虜以峻為賣已由是復叛峻遂坐貶實漢獻帝建
 安十八年梓漢

梁文獻公姚崇卒

考異

此設書謚

考證

當去文獻二字

崇遺令曰佛以清靜慈悲為本而愚者爲經造像冀以
 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太建
 八年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不可延之於家求
 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求為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以王君奭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奭與郭知運皆以驍勇著名為虜集覽君奭與郭知運皆以驍勇著名為虜實
 所憚至是知運卒君奭自麾下代之實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十一
帝建安十四年
漢獻
帝建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新作蒲津橋
質實
津蒲

橋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西晉之初書作河橋矣於是復書蒲津皆津要
也終綱目書作橋三晉初甲午年是年憲宗元

書法

和八年此
蕃烏蘭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質實
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子玄即知幾也以其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競起對曰此競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狂然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競改數字競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
集覽
史草撰史
直筆何以取信於後卒別駕一而已

書法

良史也網目卒別駕一而已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曆浸疎日食屢不効上命僧十術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分八釐至朔州晷長一尺四分七釐強極高三十四度四分八釐至朔州晷長一尺四分七釐極高二十九度四分八釐至朔州晷長一尺四分七釐四十五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寸九分極高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眾星粲然皆古所未見大率去南極二集覽僧一行更造新曆一行名也嵩山十度已上皆見氏郊國公謹之孫為僧隱嵩山詔新造曆一行於是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道士邢和璞嘗謂拜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時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一行改造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遊儀一行是之乃奏曰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高宗開元九年

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術遂發臣更造其儀使黃道交
於奎軫之間內施白道月環簡而易從其儀以古尺四
分為度旋樞雙環其表一分一丈四分六寸一分八分
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案李淳風黃
道儀以王衡璇璣表裏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分儀其
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四遊者以東西
南北無不周備也辭典璿璣玉衡下蔡氏傳頗詳南宮
說南宮復姓說名也河南北平河南即洛州也玄宗改
河南府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縣是日晷樞要云
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極
星是為北辰其星有五在紫微中天文運大窮三光迭
而極星不後陽城注見秦二世元年文公語錄曰今之
地中與古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中宋朝岳臺是地中已
自差許多浚儀岳臺在開封府浚儀縣浚儀注見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朗州朔州本代地周宣帝置中縣也
唐改開州在利州東路南交州本代地周宣帝置中縣也
屬上都路飛狐縣在其南交州本代地周宣帝置中縣也
隋改廣州屬廣東道老人星下衆星天官書南極老人
南極為人治安不見兵起正義曰老人星在弧南一曰
南極為人生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星見於丙春分之日

夕見於丁不見人主憂也其下衆星古未
名者史云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
按此當謂於河南河北
漢之縣名屬陳留郡魏晉以後皆因之東魏於此置
州後周改汴州隋廢陳留郡以縣屬鄴州唐於此置
州以開封縣省入尋復舊宋初改祥符縣屬鄴州因之
本朝復以開封縣併入為開封府治所仍屬焉七政書
舜典篇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注日月五星也亦曰
曜朗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武陵郡注見楚
義帝元年代國交州注
見宣宗太中二年安南
書曆多矣唯太初書造於是復見予一行也後
象器也終綱日書渾儀
四書儀一詳宋丙子年
法此則唯王朴欽天書作蓋皆予之渾儀必書重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此句上漏帝○夏四月以張說
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戊壬

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考異

此句上漏帝○夏四月以張說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二軍三受
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范氏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
而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夫宰相百官之首名且
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
也

賞

德宗貞元三年

五月伊汝水溢

賞

伊汝水名伊注見漢高后三年
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漂溺數千家

六月博州河決

賞

博州注見漢光武八年東都

書法

自王莽辛未書河決其後無書者至是七百餘
年始復一書豈王莽不塞之私反足以便水之

歟性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祖
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

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
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賞

帝始七年

書法

書法非古也古者天子七廟唐遷中宗而祀之
別廟非矣於是復還太廟而增為九室則中宗

昭穆之次必有所處可也其如古何哉凡曾者不
且增者也故漢壇場珪幣書增文帝十四年唐太

廟九室書增是年宗廟遷豆
書增開元二十四年皆譏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賞

安南府名注見
宣宗太中二年

書法

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輕國體重
閣權兩失之矣內臣總兵始此故謹書之

內臣以軍功見者三內臣總兵始此故謹書之
年楊復光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真德秀曰唐世

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用高力士始
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發明

春秋襄十八年諸侯伐齊從齊師齊有寺人風
沙濤者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

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未甚害而
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庭麗掃之
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為無人此殖綽郭景所深
惡之也嗚呼諸侯且爾況天子乎唐之玄宗削平內
難興復唐室勳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然
寵任宦者遂為亡國之本有網目於此特書內侍以
可遣而必以內臣為之是以綱目於此特書內侍以
志其失其為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王師
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
羅田令殺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扶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贊 欽州注見隋文
帝開皇十七年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
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居無子廢之皎
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故
而流之卒於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
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高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津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高萬遣副使張
恩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
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集覽 小勃津王沒謹忙小勃律西域國去
京兆七千里而羸其王姓沒名謹忙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
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
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
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
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
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贊 許汝唐鄧仙豫等州許汝唐鄧仙豫等州許汝唐鄧仙豫等州
實汝注同上建武二年梁縣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此湯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讓仙未詳
沿華豫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始募兵充宿衛

唐玄宗開元十年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諸衛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寔濶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枚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府兵唐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府六十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一諸色雜徭役謂

書法

也故特書始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書法

武氏毀乾元作明堂則新之矣帝元年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

六年復為明堂則人神之瀆益甚矣又十六年而復毀為殿謂之何哉故已郊復修東都明堂不書以為不足書也故削之

○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十二月末穆公

主適王鈞

考異

末上漏

敕以末穆公主下嫁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統志云永穆隋之縣名屬巴州唐屬通法乎上質實州宋始改永睦元省之故址在夔州府達縣西一百里

書法

於是行諫而止書美之也

道蓋周

卷四

三

十一^癸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

府置北都潞州注見周赧王

書法潞州何潛藩也高帝之沛光武之春陵則帝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養庶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曷敢以皂隸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復蹈前失有微功柰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有微功柰何以皂隸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深然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無以嘉實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刑不上大夫注見貞漢文六年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集覽汾陰睢上注見漢實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帝元鼎四年

貶王同慶為贛尉

坐為平遙令廣為集贛尉贛縣之尉也漢地志豫章儲侍煩擾故也漢即其間立縣因名贛音緝如淳曰音感章貢立南康郡隋置虔州宋改贛州實漢一統志云贛馬晉郡東漢屬廬陵郡吳屬南郡唐為虔州治宋元仍舊豫章郡改南康屬贛縣後復為贛縣唐為虔州治宋元仍舊治隋初改為南康屬贛縣後復為贛縣唐為虔州治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為贛州府治仍屬焉平送古地名漢為平陶縣屬太原郡東漢屬西河郡晉屬太原國後魏以太武名憲改平遙縣屬汾州後屬太原府宋金仍舊元屬汾屬介州貞觀初屬汾州後屬太原府宋金仍舊元屬汾

唐文宗開元二十一年

州本朝因之仍屬焉

以張說兼中書令○罷天兵大武等軍○三月帝至西京○夏四月以王峻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待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書法

書美之也太宗書弘文玄宗書麗正皆美之也終綱目書書院一而已○書書院始此

秋八月敕州縣安集逃戶

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宜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為獻祖光帝為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安兩蕃州縣毋得役

集覽

唐改蒲州今秦州是今兩安府是蒲州天水郡

贊

蕭嵩蘭陵人梁明帝

漢扶風郡魏改岐州今秦州是今兩安府是蒲州天水郡
郡名本周之王畿地秦置內史以領關中漢初置渭南
郡尋罷郡復置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
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東漢於此置
雍州尋罷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皆置京兆尹
劉石符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西魏後周皆置京兆尹
隋初置雍州開元初改為京兆郡唐初復為雍州又改京兆
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為京兆郡唐初復為雍州又改京兆
隋唐並都於此唐末為佑國軍五代梁改永平軍後唐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紀六十四 唐紀六十四 唐紀六十四

復為京北府晉改曰晉昌漢改曰永興宋仍為京北府
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北府路元改曰安西路後改奉元路
本朝改為西安府隸陝西道(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
年蒲坂(同)州名本周之大荔國秦為內史地漢初置河
上郡後為左內史武帝時改為左馮翊三國魏為馮翊郡
後魏兼置西華州西魏改為同州取禹貢灃水攸同郡
義隋罷州復置馮翊郡乾元初復為同州為同州治馮翊縣天寶
初復為馮翊郡乾元初復為同州為同州治馮翊縣天寶
改忠武軍後唐復舊宋改為同州軍屬永興路金屬京北
府元仍為同州以馮翊縣省入軍屬永興路金屬京北
岐州名注見周顯王八年(華州名本朝因之屬西府
之地其地亦名咸林秦為內史地漢魏晉並為京兆弘
農二郡後魏置華山郡又改東雍州西魏改為華州
隋省後置華山郡唐復為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為鎮
改華陰郡後復為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為鎮
五代梁改為威化軍唐復鎮國軍宋改鎮潼軍金改鎮
軍元復為華州後以鄭縣省入軍宋改鎮潼軍金改鎮
入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書

志府兵所以終始
廢也故再書始

發明 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要當舉其
哉綱目前書始募兵充宿衛此書始置長從宿衛始
之一詞所以志變法之端使後人得以推考焉耳任
是責者豈非張說乎

十二月貶王峻為蘄州刺史 **贊** 蘄州注見陳宣帝 ○改

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
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
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理於幕
下出竟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不及及安 **贊** 杜暹
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贊** 杜暹
人安西都護注見 **贊** 杜暹
高宗永淳元年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高宗永淳元年

書法 於是都護闕進以母憂詔起復為之不書起復
何金華事也網目書起復皆譏辭惟袁粲以國

難杜進以金華
無譏也故不書

夏五月停按察使

書法 自景雲二年至是十四年凡三置三
罷及三年而復置政令之一甚矣

○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制聽逃戶自首關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
役租調一皆獨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書法 書復以何貳過也帝
之興利始益急矣

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
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
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
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實 山東道各注見宋文
帝元嘉二十五年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考異 揚字上當加內
侍二字疑滿

溪州蠻擊行璋反以思勗為
初折置溪州或為靈溪郡五代時屬楚馬氏宋初為宋
順州及上中下溪三州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義叛臨
元時彭萬潛自改為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彭天寶
又改宣撫司本朝初內附後陞為永順等處軍民宣
慰使司隸
湖廣都司

書法 自單超始書為將軍至張讓無見力士三見然
未稱大將軍也宦者稱大將軍始此自是高大
宦者稱大將軍三稱上將軍一○內臣為將軍稱大

此始

廢皇后王氏

姜故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
后元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
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
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所震質實猶豫注見秦
之木質實孝文王元年

書法

於是后元守一為后祈祭書上名使后佩之則
也自惠妃廢而后有必廢之勢上之欲廢后數年
矣不為是也綱目深探其情故書曰廢皇后王氏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主動
農使然後中書省司亦待融指為然後決上將大
攘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
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頰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
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
居人微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

集覽

括客括檢也客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籍
外田見存籍內者為正田籍外括出者為
美田皆民
所隱匿者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東都注見秦莊
元年三川
○群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
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質實封禪注見秦始

書法

心書群臣請何罪請者也自是帝之驕
始放矣免於責者其源乾曜乎

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
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表以時

更命長宿衛為驍騎

總十二萬人分
隸十二衛六番
驍騎驍苦郭反滿張弩也驍騎一
曰射騎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
皆有酋長又釋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十二衛六番
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

集覽

驍騎驍苦郭反滿張弩也驍騎一
曰射騎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

丑乙

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議於洛濱使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快快上

洛濱洛水之濱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質實禁錮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

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書法

魏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書書崇華此其書更名何嘉與賢也至書名其宮華清則大非今日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部侍郎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中于天而一使微其大臣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小鼓與突厥來則我君直省表振諭肯於突厥小殺與突厥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表振諭肯於突厥小殺與突厥厥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翼請不獲愧見諸蕃耳因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集覽

曰升中于天記禮器

秋九月禁奏祥瑞

鳳降龜龍假注云井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
德頡利發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小殺突厥君長名阿史
行官稱凡二十有八等胡利發也其一厥大臣
八年(龜)從子(泰山)注見昭宗乾寧四年二十
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
有年救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發明 臣是時玄宗禁政事猶為精明故一時所書如選名
奏祥瑞之類班班見於直筆者皆君有足
取使其始終若此豈不為盛德之君哉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管實

水運渾天順帝陽嘉二年注見漢

水運渾天在上具列宿以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
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
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里不
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里不
禮部侍郎賀正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
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
牒宣示群臣於親視地祇於社首又明日群臣祀五帝
百神於山下明於親視地祇於社首又明日群臣祀五帝
朝親於山下明於親視地祇於社首又明日群臣祀五帝
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牲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
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憲宗於是後心未彰而無賜物由
是中外怨之胡氏曰玄宗於是後心未彰而無賜物由
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驕怠
之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財豐節力百姓
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取之財豐節力百姓
民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域祈而
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
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張覽 元年社首山漢武帝元封而

宗麟德二年泥金檢玉注賀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
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賀知章注越州永興人吳
天皇帝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賀帝注見漢文帝十五年
年皇地祇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朝觀注見陳宣帝
九年

發明 前書群臣請封禪蓋專罪群臣之諛耳此書封
行之者也是時張說亦足見出於玄宗之本心安而
舉故君子以其時及其事觀之又可知宰相之賢
矣不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得牝牡三千
匹於赤岸澤彼之隴右命大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
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二十萬匹以王毛仲為
耗大半上初即位敕馬有二十四萬匹以上毛仲為
既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
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貨實 牝牡釋名云雌曰牝雄曰牡

車駕還幸孔子宅

貨實 孔子宅注見漢章
帝元和二年闕里

書法 漢明帝幸孔子宅書詣唐高祖太宗幸國子監
亦皆書詣此其書幸何設也或曰誠不足也故

從其
恒辭

發明 漢肅宗時書詣孔子宅今此乃書幸何耶意者
女宗尊師重道之誠不及肅宗故變文書幸以

見其過自尊大之意耳
不然何書法之異也

○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繭牽之外
一無他歎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
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
朕常真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
謂刺史史冠泚曰比亦曩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
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

馮為散騎侍郎耀集覽 饗腥曰餼生曰牽疏云牲可牽

行餼是已殺告成以寶貴 年睢陽懷州注見宋順帝昇

明元年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濟州注見晉帝奕

十二月帝還東都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字文融密奏請分為十

銓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

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

受諛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

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萬乘之集覽

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不對錢穀漢文問丞相陳平錢穀之數平曰陛下問錢

殺責治粟內史不問關死漢宣時丞相丙吉出見關死

者橫道不寶貴 武大明六年宋孝

問而夫寶貴 武大明六年宋孝

寶貴 武大明六年宋孝

寶貴 武大明六年宋孝

寶貴 武大明六年宋孝

寶貴 武大明六年宋孝

大有年

東部斗粟十五錢寶貴 青齊二川名青注見漢桓帝永

青齊五錢粟三錢寶貴 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

書法 綱目書大有年寶貴 漢明帝永平九年梁武帝乙

大有年寶貴 漢明帝永平九年梁武帝乙

者矣寶貴 漢明帝永平九年梁武帝乙

發明 自太宗貞觀四年書大有之後高宗朝嘗書大

丙寅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

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間詔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高宗顯慶間詔長孫
無忌等增為二百三
十卷故曰兩書不同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
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
之惡字文融之為人且慮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於
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
私納賂說源乾曜等於御史臺鞠之事頗有狀上使高
力士視說還奏說達首垢而席藁待罪如蓬亂而不理
因言說有功於國上集覽蓬首垢面髮如蓬亂而不理
以為然但罷中書令

岐王範卒贈謚惠文太子

范氏曰太子君之貳將以昇宗廟社稷之重非
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不正之禮不足為法也

書法

矣書贈太子何譏也自太子為贈官矣至武帝為贈官
而皇后亦為贈官矣綱

發明

太子不當贈謚先儒亦既論之矣然範乃玄宗
其顛錯不倫一至於此

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之數

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
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八月魏州河溢○以杜暹同平章

皇朝開元二十九年

事○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川置長史渤海王武
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謀攻我
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
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疆遣之門藝棄眾來奔武藝
表請殺之上國當遣門藝詣安西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
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已流嶺南武藝知
少鄉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
之司馬公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
罪而自歸天子當察其枉直而賞罰之為政之體也若
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威不能服武藝
恩不能訖門藝顧為欺誑亦取困於集覽黑水靺鞨比
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集覽狄別種沈括
曰黑山在大幕之北有城在其西南名夔川子奉使嘗
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有水出其西所謂黑水也靺鞨
居黑水之北又靺鞨注贊渤海國名注見太宗貞觀
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贊十九年沙卑鴻臚官名注
見漢武帝元年

丁卯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疆致善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
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
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奭議之說
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悅倖吾言必不用
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
歸君奭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乘水而度破其後
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集覽甘涼河鄯
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集覽甘涼河鄯
河西甘本漢張掖郡涼州以紆邊人集覽甘涼河鄯
本金城之破羌縣也武咸郡河本漢金城郡鄯
勞費贊甘涼河鄯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
帝咸和三年勸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河注見
宋孝武大明二年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輜重注見
周顯王三十六年羽林軍注見

書法

至青海西何譏深入也是故霍去病擊匈奴至
祁連則書至魏主燕追柔然至涿邪則書至王

皇朝通志

卷之二十一

四

君奕擊吐蕃至青海西則書至皆深入也玄宗自是益事邊功矣故謹書之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君皇子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
贊 帝延熹二年
贊 帝中大通元年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綖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和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集覽 一綖猶言一縑也
贊 綖即計反

書法 何重親蠶也

秋七月冀州河溢

贊 冀州注見秦二

世二年信都

許文憲公蘇頌

卒

考異 此亦誤

考證 當去文憲二字

分註證文憲

○九月吐蕃陷瓜州

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奕之父進攻玉門使謂君奕曰將軍忠勇許國何不戰君奕登城西望而泣竟不取兵去
贊 瓜州注見漢武帝元陽六年吐蕃西羌別種注

盜殺王君奕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啜王之四部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疏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輸伏兵殺之報仇
集覽 中使會君奕邀擊吐蕃於肅州護輸伏兵殺之報仇
贊 肅州注見太

漢武元朔三年酒泉朔

書法

其譏何君奕以邊功逢其君以私怨殺其身自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突厥毗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
吐加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燕帛數
由是國馬益耗

冬十月帝還西京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
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鶻小吏以才
幹為君奭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
帥餘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使張守珪於城上置酒
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
瓜州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省復舊軍擊之虜其功以為
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

辰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

嶺南獠反陷四十餘城思勗捕斬之思勗用兵所向有
功然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擊去頭皮蠻夷
之憚

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
陸運錢官收其利與役不息事多不就
租米至東都以其利與役不息事多不就
運一斛得八斗以為成勞陸運率兩斛計庸錢千
成帝建始四年見漢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
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改曠騎為羽林飛騎順帝永建元年○秋八月行

開元大衍曆○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邈川城實覽

立長征兵分番勦法初連城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冬十一月以董嵩同平章事○十二月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上實覽

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祿攻吐蕃拔石堡城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險要難攻不聽引兵深入實覽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書法 石堡唐故境也不書後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十餘人而明經進

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

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耻日喪若不指出身人太多則應

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

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集覽

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集覽

以下每品分上下自太師始馬謂之流內後又有視流

謂之流外其流外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馬

小選明經外其流外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馬

謂之流外其流外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馬

皆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
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併爾雅
帖皆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
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道業)道謂所踏履業謂所肄習
吏胥給徭役積月累勞故得齒於下品(諸色)猶言雜科
也如陰陽筮卜圖畫功巧造食音聲(天)文之流(帖)試謂
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推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
字隨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孤)經
絕句章句斷絕其疑似可以感人故謂之孤絕也(帖)平
通(文)試以平易之文也
書法 書限何譏也於是諸色入仕無所
發 則以天下之廣吏貪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百人
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書
于冊其失自見孰謂唐得人為盛哉

夏四月禘于大廟

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
韋嗣瓘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序昭穆從之
覽 拾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禘)注見
漢後主建興十五年(禘)他刀反 管實 昭穆注見漢

五月復置按察使○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

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謹自
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
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
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曹
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八月五日以上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
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宋紀九 高宗皇帝 二十七年

就之范氏曰大宋不以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也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謫首以逢迎之而後世猶以

書法

生此日宴樂舊矣未以帝生日為千秋節也源張尊諛而後費

發明

自唐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其後遂踵為故事

知貪官霍吏並緣為姦於是村落均受其害宴席未設而吏卒之家醉飽鮮已厭飲斯利而後止名甚至拘平民子女以為妓否則漁取為利而後聖壽而其實為歛怨之府號帝咨嗟赴愬無所推剝烹殺暴殄亦甚以是而欲曾延睿筭吾誰敢發一言以及之者蓋雖仁人君子蹙頰不忍亦未敢發一言以及之者蓋

其為名甚尊稍涉擬議則人得以不敬君父之罪加之矣必有英明果決之君卓然知其為民之害出於由衷奮發剛斷而夫之法太宋劬勞之不奪於流俗樂雖聖節之名不廢而漁蠹之患斯泯不奪於流俗之見不撓於多矣乎不請則其愛民及物之實德亦足福祚豈不既多矣乎不請則其愛民及物之實德亦足見臣子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而後為敬哉况是禮不以於盛帝明王而出於漸不克終之君自我作古不為玄宗而為太宗豈不於漸不克終之君自此特書以帝生日為千秋節蓋亦志作備之美綱目於是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君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日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言財利以取貴
集覽 廣置諸使時置立括田等使二十仕者皆祖之
集覽 九人飛狀如語無姓名告狀者顏師古曰言不知所從來
實 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巖州未詳沿革

冬十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庚午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初令百官休日

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負外郎已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集覽 旬休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

書法

復初令何譏不從矣自是以至於天寶之亂故

發

書曰敕戒無虞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當是之時君戒其臣以一日者如萬幾夫以雍熙盛際至治之極君臣相與告戒然猶未及唐虞之盛而驕怠之萌已鬢乎不可遏其不克終之漸蓋已形見於此書初令百官選勝行樂則玄宗後汰自蒲之意為如

夏四月築西京外郭

何哉治道雖欲加進尚可得乎

九旬而畢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不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於各以罷官若千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而才俊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嘆宋璟爭之士無不怨

集覽 謂下文官高者卑者而集各以謂罷劇就間者也若千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如天寶二年選人集者以萬計是已

書法 兼官始故謹志之是故志罷四時選之循資格自光

以兼書吏部尚書綱目每謹書之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

冊 考證 討當 作代

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與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仲先副之帥十人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管贊 陝州名見周顯王四十五年一統然浚竟不行

屬巴郡漢置臨江縣東漢末屬永寧郡梁置唐改忠州周兼置臨州隋郡州俱廢義寧初復置臨州唐改忠州以巴臣蔓子及郡守嚴頴皆著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朱陞為咸淳府元復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

本朝因之改隸重慶府

書法 奚契丹自開元以來皆書擊此其書

洛水溢 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弱千家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
 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
 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
 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此因緣盜
 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勲爵此皆臣之利非國家之
 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權額稱臣永
 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
 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
 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欵附
 臣之名也其俗不言
 姓應王族皆稱論
 贊實
 從容
 江見
 秦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刑措矣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
 曲直安得一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
 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通誅而平民冤抑者衆矣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
 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
 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
 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向西向拜謝飲
 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斗毛
 仲與龍武將軍蔣福順為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
 福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為婚且毛仲小人不密則失臣
 願陛下密之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曰君不密則失臣
 願陛下密之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曰君不密則失臣
 祭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取察遠奏之毛仲驕恣日甚
 福順倚其執多寵任宦官往往為三部尚書不得快
 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部尚書不得快
 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
 宦官矣揚恩勅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
 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
 抱兒示力士曰此命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
 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
 力士因言此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

浚苑中洛水

六旬而罷

申壬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突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與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突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靈先鋒將烏承地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戰大敗承地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契丹可突干遠道突首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贊覽 可突干契丹大臣名奚酋李詩瑣高
贊覽 平靈鎮名
大曆十年烏承地張掖人承恩族弟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醉者督輿以歸相屬於路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秋八月朔日食○九月

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禮 五禮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上元敕記喪服
禮 四制曰家無二尊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高宗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為母服三年故曰上元敕
書法 張說修五禮後書開元禮成不成之為禮則前書命曹褒定漢禮而後書奏所撰制度漢章帝建和三年

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考異

按九例還宮間無異

事不書帝此間有異事還上編帝字

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是歲大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

通鑑卷四十三

卷四十三

臣

四千五百六十三萬

酉癸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不克

考證

作擊

初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遣大門藝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注見隋

國唐虞時為馮夷地春秋時為牟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池漢屬東郡後魏析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

郡治東牟郡比齊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後長廣州治牟平又置登州治文登州觀間二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乾元初復為登州龍門徙治蓬萊縣天寶初改州屬山東路元初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本朝初屬萊州府後陞為登

三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瑒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

發

仁皎劉子元姚崇宋璟蘇頌張嘉貞九齡是已其不書爵者三光庭比之仙客林甫則有間而比之姚朱諸人則不侔矣况又用循資格賢愚同滯有如當時之議者乎不書其官非過貶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言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讓於韓休嵩言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不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高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曰韓休知不逐之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上常憑之以行龍賜其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婦
 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
 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
 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錯為人峭直贊曰峭峻也供奉侏儒黃胤
 也侏儒短小人也黃胤姓名也胤蒲眠反記樂記及優
 侏儒左傳我君
 小子侏儒是使
 質實
 韓休長安人
 大智之子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夏六月制選

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
 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吏以
 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
 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書法

網日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
 惜賢者之遠也網日書致仕二十二詳漢宣帝

本始三年致仕書
 所歸者一而已

○蕭嵩韓休罷

考異

按分注此條提要當接
 為一條為是其發明當接
 下條提要於後

發明

用賢去佞人主之能事也然所用者未必賢所
 去者未必佞則亦以主德不明不能察之耳夫
 苟知之則必能審所擇矣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
 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為社稷之語然自三月相
 之十月而罷則其所用者相繼七八月耳他時明知
 忌賢嫉能無與為比而相繼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
 用人未若玄宗之異者耶網目之歷十九年自古人君
 書考歲月之久近其義曉然見矣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考異

此條當
 接上條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
 未厭卿何為遽去對曰臣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
 去若已厭臣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
 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
 見求終喪不許胡氏曰宰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
 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

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
 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
 不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
 集覽 金華危急之事注見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
 也者注見同上苦次者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為事無所
 覆席次喪次也凡言次者倚廬聖室以下總名為
 注見晉愍帝
 建興三年

書法

同平章事一也別書之何重起復也杜暹為都
 護不書起復此何以書非有金華之事而奪人

發明

書蕭嵩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
 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于志寧起復為東宮官

為平章事而兩言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目於二人同
 則耳若九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則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
 南江西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
 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
 變華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覽 京畿都畿京畿采訪使治京城建安二十五年
 治東都六條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以揚慎矜知太府出納

揚政道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其
 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
 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
 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
 徵折估錢轉市輕質 天府事物紀原云周禮天官冢
 貨徵調始繁矣 質 幸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梁武帝
 天監七年始置太府卿續事始則云梁天
 監中置少府卿後魏太和改為太府

書法

知出納未有利逢君者稱慎矜焉故詳錄之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棄與時幸東都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人數年之儲而無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去官自產載分入河於河口置倉使吳人不至彼輸米而去官自產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置輸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至倉米至東都含嘉倉傲車陸運三門倉更用舟運至倉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就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悉奏以為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市龍乎悉奏以為耀卿曰此公覽門河已在鄭州武牢三陸

漢高后三年三門山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漢成帝綴扣二年醜柱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漢成帝綴扣二年醜柱河懷慶府濟源縣境有柏崖城唐初王四十五年以懷州治此未知是否陝州各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以懷州治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遣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遺歸後卒好事

仙假託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亦柔軟舉尸入推甚輕如空衣然以為尸解顏色如生體注見秦始皇二

注見秦始皇二

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相州注

書法

於武帝頗信神仙矣與度鄭郭為道士者如二人焉書曰以方士為銀青光祿大夫其襲名器

甚矣

發明 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神術者蓋為何物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為欺誕可知矣况堯時固未聞有所謂侍中之官使果為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畧無所聞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汎海求之于時方士交驚於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為銀青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怪此徒詭世取寵皆具見矣况未幾而遂死乎

冬十二月朔日食○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季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

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以君之官賞之乃以為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啻將以何官賞之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甚厚

集覽

夫在傳成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人仲突救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許之仲在聞之曰惜也惟器與名不可假以君之既則國家從之注器車服所以藏禮若以假人政也

突厥殺其毗伽可汗

考異

殺當

集覽

梅錄吸梅錄突厥別部

置病坊

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

亥乙

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考異

耕上漏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前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上曰懷州之入其塗炭乎立以刺史大夫服其高

集覽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

性介繁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耕籍田酺宴酺注見開元元年大酺于為歌名元德秀

可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通鑑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為新傳作于為反

質實 帝初平元年元德秀

義未詳今從雜錄為羽委反

河南

書法

發明

書耕籍何重宗廣也終綱目耕籍田十詳漢文帝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前書令百官行樂此書御樓酺宴則宋宗之志至是為益荒矣

三月張璠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杖殺之

初法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璠琇皆幼坐泥嶺表尋迷歸手殺注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注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釋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懷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詢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歛錢葬之胡氏曰復讎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論亡矣聖聰念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之害何其戾哉但非司寇而擅殺當以一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入而當張氏不亦頗乎

集覽 貞觀七年刑赦之頗

書法 復父讎而列叙二子審素前以無罪書矣於是書

日救病

其上也

發明 禮有復讎之文然緜既經死禹乃嗣興者不敢廢至公也前開元十九年冬綱目於張審素之

百益周

禮有復讎之文然緜既經死禹乃嗣興者不敢廢至公也前開元十九年冬綱目於張審素之

死書殺書爵則死非其罪明矣璉幼揮旣能復父
之讎是其志亦可嘉况二子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則
當時盡與辨明是否使審素果以冤死則二子豈容
誅極如其不然是以王法為讎更相報復而已不可
救也今不此之思乃止斷以相讎之說果何謂哉故
網目特揭以復父讎書之者蓋子之也而曲直當否
之別亦判然矣二
子之死亦可哀也哉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
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
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
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之知儉嗇耳至是
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
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治人事天莫若嗇注嗇貪也治國當嗇嗇民財不
為奢泰嗇通作縞左傳昭元年大國當嗇而用之
書法 咸宜惠妃女也康如方變咸宜將下嫁特命加也

之因及諸公主網目獨書咸宜所以誅其心
也終綱目公主書加封二太平咸宜皆譏也

發明 皇女而實封加至千戶非清
明盛世之事也故書以譏之

冬閏十月朔日食○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妃故蜀州司戶 貞實 蜀州注見宋文帝
玄琰之女也 元嘉九年崇慶州

書 為昭儀則太宗之篇先書以武氏為才人將書
以楊太真為貴妃則開元之策先
書冊壽王 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

發 壽王 玄宗第十八子也冊諸王妃
未有書而此書之者志其始也

以契丹涅禮為松漠都督

季過折既殺可突干詔以為契丹王至是為其臣涅禮
所殺上赦涅禮因以為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
多無義於君長過折卿之王有惡輒殺為此王者不
亦難乎卿今為王亦應防慮後事宜得取快目前也

丙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

敕天下逃戶盡今年內自首有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俟進止踰限不首搜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二月頒令長新戒

書

令長近民官也綱目每致意焉是故齊始用一
人為縣令則書陳丙戌年唐舉堪為縣令則書
大宋貞觀二年玄宗即位既引見京畿縣令開元
年又召縣令試策開元四年又敕以縣令為舉者賞
罰開元九年於是又頒令長新戒
可謂知所本矣故綱目悉書之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
忠王浚改曰瑛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
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後作擊

考異
討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
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
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
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且免死直誅其才赦之九齡
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
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荝山母再適安氏其姓後珪
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校黠善揣人情守珪
愛之養以子又有史寧者與祿山同里開亦以驍
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於
賜名思明胡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
前食則死不食則生死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
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食則人
罪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能亂然祿山敗軍其
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幾軍
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祖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劉淵符
堅不殺慕容垂明皇無罪何名而殺安祿山則有死罪矣
明皇不殺慕容垂明皇無罪何名而殺安祿山則有死罪矣
覽書直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莊賈後期獲
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寵笑乃斬隊長以徇王
趙卒禍晉室何舉山新舊書皆作軋城胡種康氏其
厥所謂戰神也安祿山本營州軋城胡種康氏其
母何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禱于軋陽節度張仁憲搜廬
穹廬鳥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憲搜廬
攜之殺之適突厥獲免母以神而命遂字軋力角反見
于文里門曰齊桓公為工正其後世專齊政僭稱王是為
罪奔齊事桓公為工正其後世專齊政僭稱王是為

齊楚成王不殺重耳重耳晉獻公之次子公信諱殺
重耳乃奔楚成王納之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
相帝不信景帝時濞率七國謀反戰敗自殺晉武帝不殺
劉淵劉淵懷帝時叛晉自立為漢王符堅不殺慕容垂
慕容垂垂前燕王皝之次子為時所忌奔秦
秦主堅以前燕王皝之次子為時所忌奔秦
書使何罪使之者其敗績之誅以至於國典胎何
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凡功罪書使歸之其年
也是故歸罪使之者則書使安祿山是年歸
功使之功肅宗寶應元年使
田神功肅宗寶應元年使
亂天志之何哉書敗績而不書誅失可知矣又况他日
書以天下乎故

增宗廟筮豆數加母黨服

亂天志之何哉書敗績而不書誅失可知矣又况他日

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筵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絛奏請宗廟每坐筵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同歸於古今取甘肥皆充於神無方何必制其何限焉若以今之珍饈平生所習於祭而筵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後嗣何觀君子愛人禮之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禮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致有麋麋也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寢上食遵漢法也來祭致遠物也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教獲薦而後食盡誠不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增之緇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月實以新果珍羞從之堂舅堂姨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母並加至袒免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貳總一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成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法韋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禮則知

尊祖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禮徇情所務者未苟可加也亦其可減也先三之制謂之彛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祭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禮部負外郎揚仲昌曰昔子路之喪而此則聖人援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而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辭故神無方王弼注神則陰陽所不測不可一辭文公本義曰至神之妙無有方所不測不可一陰底又忽然在陽在底又忽然在陰泥古泥去聲執不通用也當御御進也用也韶濩注見太宗貞觀二年陰底又忽然在陽在底又忽然在陰泥古泥去聲執不通用也當御御進也用也韶濩注見太宗貞觀二年俗通曰本名坎所侯吳競樂府解題云漢武城南越祠太一後土令樂工侯暉依琴造鞀音坎禮以工人姓故名坎後語訛以坎為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王未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薦其血毛注所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記禮運篇之祭酒以玄酒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

用永代之示不忘古也清廟禮饌詩清廟篇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記樂記篇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又禮運篇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窶醜在堂登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鬯俎是謂承天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是謂承天食注見漢元帝建昭五年寢廟園下及其事義也園寢上喪篇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者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冠者不代之以免者以冠為尊也曰冠者不禮曰童子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則杖而免父兄而主家者也無飾者不敢冠冠者不總唯當室則杖而免父兄而主家者也廣一不杖者猶未冠也當室則杖而免父兄而主家者也童乃有總服也文公家禮曰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袒謂左袒自前投於要之右免謂裂布或縫紵廣一寸從頂中向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如著掠頭也子路有姊之喪而弗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遂簋豆祭器注見漢文帝六年翹簋酒罍注見陳宣

帝太建七年蒐狩注見梁武帝六年翹簋酒罍注見陳宣

書法 又增加馬非矣增也者不宜增者也加也者不

宜加者也

發明 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嘗力

辨加禮之一字今簋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

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

秋金鑑錄上

書法 獻文不書此何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書冊

哀箴書非是皆略之於是帝生日則曷為不書

之賜書褒美

哀箴書非是皆略之於是帝生日則曷為不書

通鑑系年卷四十三

九齡此錄為人主者朝夕座右可也
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帝以來年二月還西涼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
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
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過租稅而臣請宣示
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獨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
有司即日西行從之
史盧真與日異政題贊於聽事而去
年洛陽縣名注
見周顯王三年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勒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
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
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
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
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
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

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
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猶仙客寒微如卿有何
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此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
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客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
天子用人何有不賜仙客爵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
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
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久主意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
以制指爾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
之重在不來而不在人君子不苟就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
乎招不來而不在人君子不苟就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
並涼州地牛仙客前判涼州
別駕故云孤賤言獨立無與
襄武縣地本朝因古為華昌府治所仍屬焉河西郡名注
仍舊武縣地本朝因古為華昌府治所仍屬焉河西郡名注
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河湟二州名注
宗會昌五年闕元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發明 職業而能異已至於此故網目書賜爵而不書

通鑑系年卷四十三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

三

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失矣况未幾又使之相乎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曰宰相繫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傲守戒之可樂而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皇稍有所持盈守成之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校心必收禍亂必彌焉太子瑛皇弟德儀生鄂王瑊劉才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弟德儀生鄂王瑊劉才人生光王瑑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瑊瑒瑛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駢馬都尉楊洵尚

獵

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以成人不聞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譖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丞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言黜太子為臣不奉詔上必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家何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奴謂九齡曰有竅必有與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得無動張九齡置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相一保相保則伏臘之仇離置相可不慎哉戶部侍郎日素短九齡嘗讀伏臘為踈之林甫引蕭吳為戶部侍郎日素短九齡嘗讀伏臘為侍郎乃出書侍刺峻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臘客同三品領節度丞相罷政事而為洛州刺史上即位以

獵

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景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
文李元絃杜尚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尚
主檀權得罪謂朝諫官曰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
海之用多言及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
城辭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
露辭色凡為上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集
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馳漢書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吳古惠反立仗馬
飛龍既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食三品料
食與餉通唐給九品祿三品芻豆
四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七月陽晉公聽驪姬之譏殺
恭世子注見漢高帝十二年賈后之譖太子勇事在
元康九年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事在開皇
二十九年伏臘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下邳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書法

發明

唐宰相羅書為其官者錄賢也賢之故
詳之非是則與左降者同書罷而已
觀九齡罷相與林甫燕中書令之書文無褒貶
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此蓋以林甫佞邪九
齡正直即人品而論大臣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於官制
乎雖然玄宗進退大臣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於官制
名稱尤有可得而論者夫以丞相名左右丞蓋輔政大臣
也今耀卿九齡既罷政事乃以丞相名左右丞蓋輔政大臣
謂左右丞相者持無用之冗員爾為左右丞相然則所
此故綱目因事書之以見唐人官制之失於宰相為
尤甚也

丑丁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明每歲依

發明

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塗嚴其
制以沮止之僅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未之
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好尚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曠然可知此事
觀之義自見矣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集覽帖誦帖括曰帖誦其明經則誦帖括謂為十帖集覽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大經十帖唐以左氏

傳為大經一
帖凡三言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置兵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不然朝廷宋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為人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海州察事宜惠琮至橋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至青

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乞力徐脫身走惠琮及海皆受厚賞吐蕃復絕朝貢希逸自念失信愧恨而卒集覽

刑白狗為盟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大豕大夫以下用雞集覽

二年
廉從

書法

襲之者趙惠琮矯詔耳曷為以希逸書希逸始受而惠琮得盟誓罷去守備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咎歟綱目以希逸主兵敵其罪於希逸也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殺諫臣者受賞及其未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然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珠玉詆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集覽灤州灤乃朗反地哩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薛林西南交趾東北唐太宗置灤州以
寶 注見周報

王曰十九年荆州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

怒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心也子諫奏彈仙客

苟有則帝之欲殺明矣綱目之法
殺書之

發明

為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輕殺諫臣者玄宗何

是以輕於殺之又况仙客之相出已私意深欲掩蓋

覆匿子諫忽觸其實故怒不可解必真之死地而後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瑒而殺之

楊泗又諸太子鄂王瑒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

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瑒瑒
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措之

書法

一書廢太子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忍亦甚矣殺

發明

隋末用楊素而廢太子瑛又併瑒瑒殺之然皆無

罪可書其惡其矣天
理既滅何以國乎

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濬於古州

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曰

杖贖死恩則其優解體受答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剽利害審計

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
爵晉國公牛仙客函國公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諛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晉書

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

書法

賜爵不言故此其言故何譏也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東都注見秦莊

書法

書和糴始此然則曷為不書初先是西北行之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考異

書謚

考

當去文貞二字

書法

廣平縣名注見漢

書法

書官書爵書謚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

若耶子儀號官爵謚具

發明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考異

書貴妃獨孤

氏卒則此薨

妃之止之女也初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

危上乃止至是

書法

薨何謚為后也自是而皇后為贈官矣終綱目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三

正金絲長老四十三
卒妃妾四宋孝武廢氏唐玄宗武氏肅宗
韋氏代宗獨孤氏惟此獨書薨譏之譏也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命將作大匠康譽素往東都毀明堂譽素言
毀之勞人請去上曾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集覽 譽去
乾反

寅戊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
錢類巫覡習禮者蓋之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
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
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
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
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
而未有革之 **集覽** 璵羊諸反紙錢自漢以來喪葬有壓
者不亦悲乎 **集覽** 璵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明
皇用之楮泉楮丑呂反穀木名可為紙 **集覽** 璵漢高祖乾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 **集覽** 璵漢高祖乾

祐二

書法 後世用紙錢
代帛始此

今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書法 武德嘗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
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

考異 太上滿
皇字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瑒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
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
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
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
受冊命之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璵與至尊同稱
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
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輿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
紹文更名亨孫南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
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
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唐高宗開元二十六年

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
慮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
無以逃矣。集覽儀注儀禮。贊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
其過矣。制也其制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考異殺當作弑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眾樂為用。
既尚唐公主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浸廣。遂不
復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
摩度立蘇祿之子骨發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
集覽莫賀達干莫賀酋長之名也。案突厥大臣之官凡
二十有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達干其一也。
贊酋長注見漢帝

秋九月朔日食。貶王昱為高要尉。

贊一統志云高要縣名。漢初所置。

仍舊肇慶府治所仍屬焉。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
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
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由是貶死。
集覽劍南道名。注見益州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
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
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大。而
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
義。於是兵威協服。群蠻遂破。
集覽南詔南蠻國本烏
吐蕃徙居大和城。卒為邊患。
東五代時號曰長和。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南詔所居曰
首詳城。哀牢注見漢明帝求平十三年。六詔一曰浪
詔。二曰越祈詔。三曰浪穹詔。四曰登賧詔。五曰施浪
詔。六曰蒙舍詔。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太和夷語
曰陀。一統志云南詔西南夷之國。名其王本烏蠻
和。贊之別種夷語王為詔。其渠帥有六詔。唯蒙舍

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姚州禹貢梁州之界漢武帝開
西南夷此為益州郡唐葉榆縣境東漢分屬永昌郡
蜀漢又分葉榆屬雲南郡晉諸郡皆屬寧州李特據蜀
分置漢州宋齊梁陳仍置雲南郡屬寧州唐麟德
初於昆明之梗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榆河蠻開
元末蒙詔合詔皮羅閣併蒙篤詔越析詔浪穹詔
浪施詔五詔合為一號南詔治太和城至閣羅鳳大
蒙國又至異牟尋再徙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號大
段其後鄭買賜趙善政楊干貞互相篡奪至五代晉時
戶府至元間改置大理國元憲宗時收附立上下二萬
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路二年吐蕃改洛為所隸雲南道
宗貞觀八年太和城
注見天寶十三載
自是浸疆大為邊患至喪師二十萬則王
皇之罪也故謹志之南詔見綱目始此

冬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

凡千餘間

書法

書法

開書譏也終綱目書作行宮二隋文帝
十八年是年皆奢欲之主也

置龍武軍

分羽林營龍武軍
以萬騎營隸焉

紀

二十七年夏六月賊張守珪為招州刺史

幽州將趙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
軍使烏知義舉叛竊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稱制
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勇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狀
以克獲聞事類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
重賂仙童歸罪於上真陀羅逼令監死衆官
官疾仙童發其事於上真陀羅殺之守珪坐貶
之叛仙童發其事於上真陀羅殺之守珪坐貶
者真陀羅當是二人趙與白
書真陀羅當是二人趙與白
為氏而趙與真陀羅其名也
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元年青州

正誤

齊實

集覽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六十四
天

秋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啜

突騎施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火仙取交河公主悉叔散髮之民數萬

磧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交河縣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宮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集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

發明

追謚先聖以王爵正南宮懸之樂其禮正矣然亦有說焉是時既尊太公又尊老君盛儀交舉至於冊識者可以觀矣按自漢平帝進

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疾

宣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

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此謚之前此齊

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有此謚矣天

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下以誅之猶恐未足

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汗下之見何足以為吾

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

不改何耶

初睿宗喪既除裕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

歲夏既禘冬又當裕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禘祭自

是通計五年一禘從之

冬十二月更定禘裕之制

庚辰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考證當分註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

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

集覽風度凝遠

三宗注風采度量凝固遠大也

書法

後趙張寶唐張九齡於九齡尤深惜之

三月朔日食○以阿史那昕為十姓可汗○夏六月以蓋

嘉運為河西隴右節度使

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連不時
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
且將軍受命豎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始非憂國愛
人之乞速遣塗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竟
無功集覽凶門淮南子兵畧訓曰君命將臣辭而行乃瓜
少凶門穀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初劔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圍練
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

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
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
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城集覽章仇注見隋文
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集覽帝仁壽四年
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
年許遠新城人敬宗之孫

十一月立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

莫賀達干聞立阿史那昕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
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為可
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嘉運招
諭之莫賀達干竟擊昕殺之

是歲戶口之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八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
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縮匹亦如之海
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巳辛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實錄

饑饉

注見隋湯帝大業十二年

書表

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帝無可書之政矣其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林甫則國忠也貴妃也書得玄元皇帝像群臣請加尊號享立元皇帝于新廟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皇孫為德明皇帝始祀九宮貴神帝聞空中神語改會昌縣為昭應加聖祖及諸帝后號皆惑鬼神也書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以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以楊慎矜度支事帥群巨觀左歲賜楊劍金紫皆務聚斂也書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入朝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之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賜安祿山鐵券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以安祿山兼河北來訪處置使安祿山入朝為安祿山擊契丹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哥舒翰以安祿山為開府使安祿山歸范陽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安祿山表獻馬遣中使諭止之十一月安祿山反自開元二十九年至于書反不書安祿山者天寶五載八載與十一載三年爾皆寵邊將也書以靈綯嚴挺之為負外警事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張奘寬為睢陽太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張奘為濟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川太守李適之罷以陳希烈同平章事殺騎騎安晉柳勣養善大夫杜有鄰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居李適之自殺殺戶部侍郎楊慎矜以天下歲貢賜李休甫殺咸寧太守趙奉璋皆為林甫也書而宋渾於潮陽制追復張易之官爵賜楊劍名國忠免謝馬程昌裔官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以庫錢易惡錢以揚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上復幸左藏以揚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以吉温為

散

御史中丞楊國忠注選入於御堂追削李林甫官爵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以楊國忠為司空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澧州長史皆為國忠也書冊壽王妃韋氏以楊太真為貴妃如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以楊釗判度支事以貴妃姊為國夫人皆為貴妃也此外亦無幾事耳夫君心惑溺於上好邪專恣於下欲不亂可得乎綱目詳書之所以為萬世戒也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蓋屋迎置興慶宮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諂諛成俗蓋究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覽

帝大業十三年隋煬

覽

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商書說命上篇恭

書法

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惑之深發而為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不得不

發

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自古清明之世未聞有神異之事惟衰亂之世則有之亦猶大明麗晝則百怪咸伏暮夜晦冥則群魔交作耳玄宗誕謾荒忽既夢老君之像遣使求之正使無有則使亦必附會來上此罔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譏之明矣妖由人興未幾遂有田同秀寶符之事紛紛見於史冊夫豈無自而然哉

吐蕃入寇

吐蕃四十萬人寇至安仁軍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

初登利可汗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惡其專誘右殺斬之自將其眾左殺判闕特勒攻登利殺之骨吐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二

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焉羅拔悉密等部落左殺名骨咄葉護咄當波反骨咄名也葉護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洛水溢 **質實** 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溺死者千餘人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保山頹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來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故人主必昭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嬖天下以自奉故使保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茲慝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於執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集覽** 傾巧也 **質實** 見營州武

帝太康二年昌黎

書法 自是祿山每事必書詳亂本也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考異 薨當作卒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及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雍表述先志 **集覽** 為唐太伯周太王長子曰太伯少季固讓不許 **集覽** 慙生子名昌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意欲立季歷以讓玄宗此乃如荆蠻以讓季歷 **質實** 汝陽縣今寧王以讓玄宗此乃如荆蠻以讓季歷 **質實** 汝陽縣漢後主延 **質實** 汝陽縣熙後主延

書法 以皇帝贈謚自太子弘始矣於是三見書官書爵子憲也綱目謚為帝書薨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前代通鑑卷四十三 唐文宗天寶元年

喜故宅崔浩曰尹喜昔為散關令案散關在鳳翔府寶
雞縣西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學星宿服
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
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著書九篇名關令
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喜亦著書九篇名關令與
老子服巨勝實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終名關令子
故託言老子藏靈符在尹喜故宅耳案列子注尹喜
字公度故宅耳案列子注尹喜字公度故宅耳案列子
注尹喜字公度故宅耳案列子注尹喜字公度故宅耳

二月享玄宗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
地於南郊質實南郊注見漢後
唐世為永制矣傳曰皇皇
書法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祖親而先帝也
唐於是重失之書
曰越二日譏也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丞相丞相改為僕射
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問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
言見玄宗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
之東京留守王儲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
罪也范氏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
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
孰不效為茲罔我皆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漢文帝時
復言神仙之事集覽為新垣平所詐漢文帝時
可謂能補過也集覽為新垣平所詐漢文帝時
清河縣名注見漢帝政十四年
武城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四年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組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揚慎幹得幸於是韋堅
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別置使以領

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別置使以領

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魯

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鉉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

以盧絢嚴挺之為負外營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充忌
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
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吏部侍郎盧絢
謂上已起垂鞭按於勤政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日送之
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觀籍才上欲以尊君為
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實營分務東洛何如絢懼
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在徙之時為絢州刺史林
甫退召挺之弟以奏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且授以敬
秩以從之林甫上歎吐久矣

交州置廣州理番禺隋改番州唐置粵州精愨夜反謂
交廣邊遠須藉有才之人實營謂太子賓客及營事官

質實

書法

書病

發明

古以通上下之情絕壅蔽之患耳盧絢嚴挺之
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蔽其聰明也故
夫負外營事不必書而特書之者所以著林甫之欺
為後世備聽生姦獨任成劇
之戒爾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秋七月朔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突厥阿

布思來降

初突厥破後悉蜜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
立後悉蜜為頭跌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

未癸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
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
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
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
政府選事悉委待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
遣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為首祿
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紙終日
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殿
裔引也一字不能書准對白紙直
視故號曳白又云即施白是也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
尊加謚不亦誣乎皇朝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天理既不

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
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
于民非禮之禮適
所以為後世笑也
年狄道縣名注
見漢高后六年

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
匠通漕渠發人立壑自江淮至京城間愁怨二年而
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
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
卒褒賞有差賜
其潭名廣運
云漕水即荆海猶如之京兆萬年縣藍田谷曰漕水出
標也百牙盤食以牙盤進食至百數也時貴戚競以進
食相尚有一盤可費中人十家之產
者凡十五里源出藍田縣
合金谷水北流入霸水

皇朝志卷之三十一
皇朝志卷之三十一

書法 凡功役書成久辭也於是鑿苑東引漣水二年而成則其用民力也多矣故書成然則其不書始鑿何畧之也一潭也而書成則久可知矣終綱

自渠潭書成三詳漢明帝永平十三年皆久也

申甲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遣河南尹裴

敦復討平之○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黠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夏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為可

汗○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後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救王忠嗣出兵乘之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加關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悉密葛邏祿九姓又併拔悉密葛邏祿九十一部各置都督

每戰則以二各部為先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真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真矜為中丞

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海賊還受諸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貶寬為睢陽太守

注見僖宗乾符四年

始祀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遼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俸天祀

書法

始者何前乎此無有也帝之惑於神怪亦甚矣故書始識之是故漢武親祀龜則書始元光二年宋祀九宮貴神則書始是年是後肅宗祀九宮不書上元元年非創也貶其始而已矣終綱自濛祀書始二而已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臣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復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作而為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

書法

書帝聞何譏自欺也求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矣而有妙寶真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得矣

發

此九思神前怪之事稍有識者耻言之惟巫覡託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之極精爽既失不亂得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恍惚之極矣

回紇懷仁可汗死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於是北邊晏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萬勒可汗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身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

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
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
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
人以爲自張仁會之後將帥皆不及
贊實 見秦中郡名注
年鴈門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
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替歲寵遇如惠
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贈
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銜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
都尉三姊妹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劍者貴妃之從祖
兄也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
富引爲來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
上呵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
爲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制本末劍儀觀甚偉言辭
敏給兼夔見之大悅即辟爲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贖

蜀貨直萬緡劍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
此章仇公所得也於是諸勳日夜譽兼夔且言劍善操
蒲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
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
綱絕矣其何**集賢** 新政今閩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儀
以爲天下乎**贊實** 觀儀容神觀也觀古玩反擣蒲注見
晉明帝太寧三**贊實** 楊太真按許子真記太真容州晉
年蒲博之具**贊實** 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
有異質都部署楊東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
求爲女携歸京後進入壽王宮玄琰召爲貴妃京師注
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一統志云新政唐之縣名屬閩州
本漢之充國縣地元併入南部縣故址在保寧府城東
南一百三十里

書法 王妃不書前書冊壽王妃楊氏矣此其再書韋
氏何著韋之繼楊也然則楊太真之爲壽王妃
明矣武氏爲不書壽王王妃書太真才人譏瀆倫也此其爲瀆
一也曷爲終無書冊王王妃者矣
之勞拙也終無書冊王王妃者矣
王冊書舍是無書冊王王妃者矣

發明 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之則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後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釋者謂後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軍公為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為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狄所滅豈非幸歟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賢實** 李適之京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考證 討當作擊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賢實** 北平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丞相亮朝習除請立也。不書葉請此其書祿山求食及廟產芝皆欺也。祿山前奏致鳥食蟲今奏夢從

發明

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則必唾去惟恐或後為有反從求食之理其為誣罔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祿山所以敢肆其欺者亦以玄宗為怪尚恍之說故乘而譎之耳。綱目侍書奏立奏在祿山而聽在玄宗蓋亦交貶之也。

以王鉞為京畿採訪使

初鉞為戶口色役使較賜百姓復除鉞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戊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耻敗士卒死者皆不申謀買籍不除王鉞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

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
 又不欲數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
 億萬計於內庫以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
 京畿米訪使楊劍好度支郎諸揚數徵此言於上又屬
 上賞其疆明白色役使色科名也使去聲主掌諸色雜
 王鉞因色役使復除復芳目反亦除也謂除免
 奏充判官集覽色役使復除復芳目反亦除也謂除免
 其賦役也祖庸調高祖集覽京畿注見太
 武德七年初定祖庸調

戊丙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
 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華山有金礦采之可
 臣久知之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
 甫議之適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為已禍欲動搖之隴
 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主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
 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

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
 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
 矜等鞠之親黨坐者數千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集覽
 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千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集覽
 古縉雲之墟越地吳立臨海郡唐玄宗改縉雲郡德宗
 改為處州大曆間以處士星見故也播州本西南徼外
 蠻夷所居且蘭地唐置播州在湖廣溪洞中疎率集覽
 略也顏師古曰疎率心不精王氣王興也大玄經曰五
 者王用事集覽漢武帝元光五年祥河華山注見周安王
 十五年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
 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
 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集覽
 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集覽
 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積石注見太宗貞觀九年墨
 離軍括地志云瓜州西北千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敗，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卿，嘗召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行京兆尹，蕭昊使法曹，銓曹，姦利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曹即官，而宥之，始刻獄成，敦誚責前，後知銓侍，即及判南曹，即官，而宥之，始刻獄成，敦誚責前，後知銓上，召見，顯慶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果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溫項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網」。吉溫，洛州人。反，鍛鍊成獄，吏入罪，猶。集覽：散地，猶言閑工治陶，鑄鍛鍊成熟也。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質實：老莊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

五月朔日食 ○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以流貶人在道逗遛，故有是。質實：帝本始三年。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冀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即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遷召還，寵待益深。」

冬殺驍衛兵曹柳勸替善大夫杜有鄰

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勸妻勸性狂踈好功名
喜結交豪俊涪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
交勸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
構東宮指斥乘輿林南令吉温鞠之乃勸首謀遂與有
鄰皆杖死太子亦
出良娣為庶人亦
贊禮儀飛語猶言飛狀注見開元十七年圖讖注見漢
平帝元始四年指斥亦指也指斥洪瀆有言之也
質實漢涪川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北海郡名注見
年十七

書法

於是勸為飛語以陷有鄰有鄰以無實書殺宜
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勸妻林南故實其事以陷大
子因使吉温奏勸首謀故勸雖傾險綱目舍勸所以
惡林南也書之以殺
而後有任其咎者矣

丁亥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君

李邕之自殺

江華司馬王君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
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
夷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靈藏用常語之
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震缺折耳邕不能用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自縊適之子雲迎喪至東京
殺邕令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
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巳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
罪叔繫綱典船夫徵剝道負延及
鄰伍死者甚眾至林甫薨乃止
無明音但人皆讀作鏘和余遮反漢書音義曰干將也
王同師也索隱曰鏘和余遮反漢書音義曰干將也
一曰盤郢二曰魚腸三曰湛盧吳王闔閭得而寶之
故使劍匠作劍二口匠作劍不成干將曰昔吾師作以
金鐵之精不銷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於是其妻乃

自注周... 卷四十三... 三

斷髮剪爪與夫望爐俱躍遂投爐中乃成故陽曰干將
陰曰莫邪邪陽作龍文陰作漫理終震震慮也所過殺遷
者盡殺之綱典所主漕運案牘有坐遷謫
七年道州房琯河南人宜春
郡名注見高宗儀鳳元年

書法 於是也眉為畧之數復林南黨也黨於林南而
卒為所殺亦自取矣故不書然則王琚適之則曷為
止以自殺書上書殺其其其下書其其自殺則其自
殺也而有迫
之而然矣

發明 世之治也昆蟲草木皆得其生世之亂也公卿
大夫不得其死觀綱目所書自柳勣杜有鄰以
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薦紳不免罪見殺
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古人亂邦不居無道
則隱蓋為此也雖然明皇蔽於林
甫雖愛子猶且不免况大夫士乎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
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書法 十書予之也綱目刑之政書除
也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禮降服杖期今乃令天下為嫁母服三年
文公家禮曰子為父後則為嫁母無服
又嘗教五服並從經傳矣既又加母黨服於是
書法 又令嫁母服三載綱目備書之得失昭然矣
自武韋增加母服屢見譏於君子然婦人自崇
其黨無足言者今女宗乃無故令天下嫁母服
發明 三載果何謂哉夫嫁母於義已絕猶增重如此則逮
事之毋當如何耶此於理不通而不可以強推者是
不獨知母而不知父而
已大書于冊可勝歎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
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

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既而遺賢上表稱賀

書

於是林甫報之覆試無一人及第者則其書之何甚玄宗之暗也終綱目書舉經士六詳漢平

帝元始四年具文無如天寶者矣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賂谷留京師詔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詆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入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錡姊妹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

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帝建元三年

發明

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直筆書之長朝

夏四月壬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

考異 如上帝字漏

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一統志云溫泉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之麓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重加脩飾華清宮在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溫湯所名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治湯為池環山列宮室每歲臨幸內有

飛霜九龍長生明珠
等殿久廢今湯存焉

書法

也未有書名其宮者書名其宮何譏溺愛
也與前書更集仙為集賢者大異矣

將軍董廷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

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
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
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
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
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
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
能克臣恐所得不快將軍董廷光如厲兵秣馬俟其有
後取之不上意已奉詔而不盡如請行上命忠嗣分兵
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或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
其謀也何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
安肯為之

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譏口乎忠嗣曰今
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
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人之
歸宿衛其次不過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人之
一官中充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廷
光過期不充弼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光弼因使人告
忠嗣欲擁兵召見太子勸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鞠之
哥舒翰名召見太子勸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鞠之
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曰若直
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
道尚存王公必不寬死如其侍喪多賂河為三司奏忠
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賤忠嗣漢陽太守范忠
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可謂賢將矣然
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
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
宜乎既而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
嗣思之未至邪○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陵庭之
親乃引以未至邪○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陵庭之
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濟陷誅夷者數
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

林有終不集覽哥舒翰哥舒復姓元和姓纂云哥舒
 能間也集覽本突騎施別部之號後因為氏焉大斗
 軍涼州有大斗軍因大斗接谷為名黔中司馬通謂之上
 見周顯王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司馬積石軍莫詳
 佐指也指其致反挑集覽哥舒翰營州柳城人積石軍
 西智者察焉集覽兵秣馬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漢陽
 郡名本春秋即國地戰國屬秦蜀南郡漢為江陽郡
 安陸縣地三國屬魏後屬吳皆為重鎮晉立沱陽縣為
 江夏郡治後移治安陸縣宋齊梁並屬江州後周
 屬竟陵郡隋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置沔州治漢
 陽縣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為沔州寶曆初州廢
 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郡置軍宋熙寧中廢為縣紹興
 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為漢陽府本朝因
 之隸湖廣道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享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
 弟也故引鉷入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

慎矜不之覺也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
 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
 南知銀與慎矜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識書謀復祖業上大怒
 收慎矜繫獄命楊溫幼時敬忠嘗抱無之及捕獲溫不
 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無之及捕獲溫不
 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歿服惟
 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鞠慎矜引以為證慎矜皆引服
 惟搜識書不獲使靈鉞入長安搜其家鉞袖識書入閣
 中出詔曰逆賊深藏祕記以示慎矜數曰吾不蓄識書
 此何從在吾家哉應死而已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
 流嶺南連坐集覽與王鉷父中表兄第皆賜死妻子
 者數十人集覽中表兄第猶言外內兄弟也爾雅姑
 之而外兄弟也列女傳云姜叙姑子楊阜則舅子稱姑
 叙而外兄弟也列女傳云姜叙姑子楊阜則舅子稱姑
 為外兄弟之姑子為內兄弟之姑子或曰兩姨之子為外
 兄第姑舅之姑子為內兄弟之姑子或曰兩姨之子為外
 州梁縣是集覽一統志云臨汝縣河南汝州屬縣今汝
 有臨汝店集覽後廢之故城在商陽府汝州西南六十

有臨汝店

質質

後廢之故城在商陽府汝州西南六十

州

里(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

書法

慎於陪克罪人也書爵書殺何甚林甫也慎於私語識書信有罪矣不至殺也誣而殺之甚矣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愛不樂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震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衛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復壁如防大敵一女屢徙林甫雖家人莫知其處

集覽

鈞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也

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綱目書賜物一未有大於此者一賜錢一賜穀二賜帛四賜服

發明

自林甫專政至是十有二年凡見於綱目所書者初無一善可紀而玄宗方且倚之為股肱心膂

若何而不亡哉書以天下歲貢賜林甫蓋自古所無也使林甫而果賢者其可以貨取乎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破之遣將軍節度使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緇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无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无慶往斫婆娑藤橋闊盡一矢而吐蕃技至婆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

力修之其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
 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
 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仙芝
 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
 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
 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猶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
 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太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
 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
 矣李林甫欲杜濂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
 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入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
 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
 胡人精兵成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
 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勢也范氏曰明皇蔽於吞
 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所以行其計集覽
 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集覽
 律注見開元十年第呼絕第但勝傳第令母斬契苾
 第通作弟漢鄠食其傳第言之陳勝傳第令母斬契苾
 何力契苾虜復姓何力其名契苾詰悉反茲蒲結反慶忠
 慶王各綜忠王即肅宗也其名專契苾詰悉反茲蒲結反慶忠

之功一切注見漢正誤第呼取山繒帛稱敕賜之今按
 順帝陽嘉元年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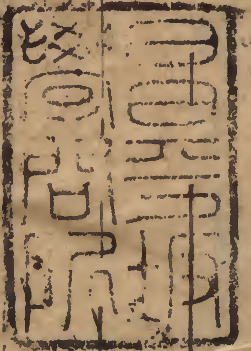
出字也貨實朝鮮安西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汗
 之水注見宋武帝元嘉六年授左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

鐵勒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授左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

年率衆內附擢左領軍將軍

書法 人至是諸道節度多胡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三



文庫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唐高宗皇帝本紀
三

